



## 教學手札

林柏維

通識中心社會科學組專任教師

### 【教學手札：夏雨篇之二】

#### 來時路迢遠

出不入兮往不反，平原忽兮路迢遠；帶長劍兮挾秦弓，首雖離兮心不懲。

屈原《九歌》〈國殤〉

課堂播放的紀錄片輕伴著福斯特的歌謠〈Old Folks at Home〉：「哀遊子瑩瑩其無依兮，在天之涯。惟長夜漫漫而獨寐兮，時恍惚以魂馳…月落烏啼，夢影依稀，往事知不知？」李叔同雋永的歌詞，很能打動強說愁的年少心靈，卻總難把他和弘一法師畫上等號。這首在高中音樂課裡練唱的歌曲，不期然的讓我神遊到遙遠的青澀歲月，許多畫面重疊在教室的投影螢幕上，殘影依稀可辨。

我為什麼會走上歷史這一條胡同？甚至當起教書匠了呢？

「往事已成空，還如一夢中。」（李煜〈子夜歌〉）實則夢來夢去，夢醒夢在。大概沒幾個人會相信我是靠數學考進大學的吧！那作夢的少年，原本是想要讀醫學的，埋首在厚厚的BSCS（美國生物科學院編寫的高中生物學，黃版，六七百頁）書本裡，啃噬一堆DNA、RNA，大概是讀書方法出了問題，閉門造車的結果是：生物被當掉了，才覺悟到我在國中階段雖也是自然科學實驗比賽的選手，實際上對理工科卻毫無概念，也未能有系統式的認知，純粹是跟著走的自我學習。然而一番耕耘，也有所得，那就是奠下數學基礎，讓我得能以半百的分數彌補聯考時考砸了的史地。

後來心想：中學階段都是美術比賽的得主，那就考美術系吧！畫架買了，也勤練了幾個月素描，在台北唸書的二哥告訴我：學美術要到台北師大路拜師學藝才有希望，因為流派決定錄取與否，一中時的老師是黃君璧的門生，向她請益應該可以吧！問題是我已離開一中，畫家沒當成，畫匠的邊倒是沾上了，此後，我憑藉著美工這把刷子，得以不務正業，從編高中、大學的校刊起，一路編到書店、編到南台，設計製作過唱片封套、玩具圖案、公車廣告、選舉文宣、招生傳單。

轉學到鄉下高中後，課業壓力驟減，涉獵了不少課外「毒」物，讀了赫塞赫曼的《流浪者之歌》和他所有被翻譯過來的作品之後，迷上尼采的《查拉圖拉特拉如是說》，心想：哲學也不錯，課餘竟也和同學談起「生死學」，當然，這些總歸是囫圇吞棗，當不得真。



青春無了時，我常以吹口琴來排遣時光，或許是出於對這個樂器的偏好吧！和兩位「生死學」的好友加入了管樂隊，這個機緣讓我受到陳俊夫老師的垂愛，一個門外漢突然平白的當上隊長，雖有些蜚言流語，卻又無可奈何於我，因為只有我能讀五線譜，果然，樂隊在我這個菜鳥的指揮下，演出經常荒腔走板，陳老師仍然「任我行」，甚至給我機會帶隊參與送葬藝陣；當然，這段音樂啓蒙並沒讓我編織起音樂家的美夢，大概是生活的現實讓我不敢做這個李伯大夢吧！大一時加入史韻合唱團，差點被拐騙當團長的事，只能算是個插曲。

音樂老師兼教歷史，在那個年代很正常，有天，陳老師在班上宣布：他隔週出差，歷史課由林柏維代課，全班嘩然，豈知那一週的進度是宋明理學！整個人都傻眼了，自己都不懂，怎麼上呢？硬著頭皮，找來一疊與理學相關的文史哲書籍，搖頭晃腦地亂讀一通，臨上課時，頓然醒悟，將抄寫的筆記丟置一旁，我把白鹿洞當廟口，用插科打諢的方式，直接說出我的理學心得，那場景與電視節目「鐵獅玉玲瓏」差不多吧！消息很快傳到老師耳裡，結果是再代課一週。

陳俊夫老師給我音樂、歷史兩條路，他甚麼都沒教嗎？只是「任我行」嗎？這正是作家無名氏在他的作品裡旋繞的問題：圓全與虛空；哈哈，零等於一啊！

後來，周敦頤、程顥、張載、黃宗羲，他們的思想如何？我已不復記得，浙東浙西學派可不饒我，研究所到華岡讀史學，在宋晞老師的課堂，沐浴著的正是浙東春風，半畝方塘一鑑開。

藝術與文學是很容易相搭的，就如西塔達的追尋永恆一般，我也拾起繆思的文采之筆，寫起感性的文章，以一篇寄宿台中時觀望大肚山落日餘暉的散文投入校刊為起始，陸續發表作品於《南投青年》、《台灣時報副刊》，牽引著的，是我成為文藝社兼校刊社長，從而成為暑期文藝營、全縣作文比賽、《南投青年》的常客，得識縣內作家岩上、王灝、白慈飄，這一契機讓我一路寫起散文和現代詩，從此寫文章成了我的正業。

大學二年級時，得到輔仁文學獎首獎，很自然地坐上校刊總編輯的位置，由於幫大哥的《陽光小集》詩雜誌做美工的關係，認識了一群「新世代」的詩人與歌手，閒餘又大量閱讀現代文學作品，依理我應該很文學的才是。後來，在故宮當工讀生時，信手讀了一本由吳經熊撰寫關於禪宗的書，引發了對佛書的興趣，高中時準備宋明理學教材期間的諸多困頓，突然清明起來，「頓悟」悄然來到案前，佛在心中求啊！這「佛」就是學問，華嚴六相就是作學問的方法，涅槃諸說無異僧儒大家的哲學論述；摻雜到課堂裡的歐洲中世紀士林哲學，那是什麼樣的光景？許許多多看似不相關的事事物物，因為我而連結起來，是無常、異相也是空相？還沒來得及



汲取伏爾泰、康德的知識鎖鑰，我已逐漸沉潛下來，「乖乖地」當個歷史人。

縱使是簡單的歷史長廊，我還是輾轉復輾轉，從西洋近代史移民到美國史，轉移到中美關係史，倒轉回中國近現代史，也因此捨棄輔仁研究所獎學金的誘惑，跑去「振衣千仞崗、濯足萬里流」的文化，如今想來，還真是「胡亂讀一通」，最後，我還是「回家」了，回到台灣史的研究上。

吾將其上下而求索，迢遠的路途，繞了很多個彎，人生總是有許多機緣，緣起緣滅間，生命之旅也隨之轉彎，許多個機緣和我擦身而過，或者並肩而行，在交互纏繞中，圓與缺已無多大分別，它們共構成一：我；這樣的學思歷程，無可諱言地刻鏤出我的教育之理念與型模。

仿如溽暑的暮春三月，不自覺地和學生們說起這些。福斯特的的背景音樂已經寫下休止符，我的思緒卻停格在講述宋明理學的霎那，那時，這時，誰知道我在說些甚麼？